

童年时期的兴趣班,大多是被父母安排、为考级拿证、为升学加分的任务。而成年后重拾兴趣爱好,最大的变化是目的转变,不再为了取悦他人,也不再为了功利结果,而是纯粹为了取悦自己。如今,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回头补课,补的不是学历或技能,而是当年被搁置、被阻拦、被条件限制的那份心动。



徐敏在练习钢琴

从被安排到自己选 这群人重拾爱好只为取悦自己

古筝十级 不如一拳挥出的自由

我市90后女生陈柳之芝,如今是一所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教师,课余还是一名兼职搏击操和杠铃操教练。一静一动,反差极大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,这条充满力量感的路,并非一时兴起,而是一场跨越20年的自我补偿。

小时候,陈柳之芝受武打影视及热血动漫的影响,对武术心生向往。

有一次在学校文艺汇演的舞台上,她看见要好的朋友舞了一套剑,身姿飒爽,剑光如练。当时就觉得太帅了,心里燃得不行。放学回家,她按捺不住兴奋,对妈妈说想学武术。得到的回应干脆利落:你一个女孩子,学什么武术?

在父母的认知里,女孩该有女孩的样子,文静、优雅、坐得住。武术太

野,古筝正好。于是,她被送进了琴房,一坐就好多年。考级、练曲,最终拿下古筝专业等级十级证书。那张证书像一份童年交出的答卷,答得漂亮,却跟她没什么关系。她始终觉得:这不是我想要的。

我从小就好动,性格也大大咧咧,父母希望我安静下来。陈柳之芝说。

大学期间,陈柳之芝开始找回自

己真正喜欢的运动项目,跆拳道、柔道、剑道、搏击,那些曾被拦在门外的项目,她一个接一个地学。

如今,这些爱好早已成为陈柳之芝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。那个在琴房里规规矩矩拨弦的小女孩,如今站在操课房的最前方,用力量和节奏带领一群人挥汗。

没有观众 却吹弹出最真的快乐

和陈柳之芝的经历类似却又不大相似,市民朱帅没有激烈对抗,甚至连被拒绝都没有。他只是默默把喜欢压在了心底。

小时候的朱帅,一直对音乐艺术有着朦朦胧胧的向往。但在父母眼里,把学习学好才是正经事,音乐不能当饭吃,艺术算不上一条出路。他

没有争辩,也从没主动提起,乖乖把那份喜欢压在课本底下,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。

上了大学,那个被搁置已久的念头又悄悄冒了出来。手头生活费有限,他便盘算着,什么乐器花钱不多,又适合自学?他最终选了陶笛,陶笛小巧、便宜、上手快。那之后,

他常常一个人散步到河边,对着流水练习。

后来,在哥哥婚礼的热场环节,朱帅鼓起勇气上台,吹了一首《因为爱情》。我当时吹得不是特别好,但完整顺下来了,还挺兴奋的。他说。

工作之后,他的书桌边又多了一台电钢琴。这种琴很轻便,戴上耳机

就能弹,不打扰邻居。朱帅说,我买了网络课程跟着学。该省省该花花,上一节私教课要几百元,这钱我都能买一套网课了。而且,上网课的时间还很自由。朱帅说,自律性高的他便跟着网课一步一步慢慢学。渐渐地,他就能跟着乐谱弹奏出一些简单的音乐。

从画布到琴键 圆梦永远不会晚

如果说年轻人的补偿是弥补,错过,那么,对于走过更漫长岁月的中年人而言,这份补偿像是一种归来。当人生角色不再被学生或员工定义,那些蒙尘的初心便重新发光。

今年52岁的市民周也从小喜欢画画,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。她告诉记者,那时家里条件差,还有弟妹要供养,父母没有闲钱让自己去学画画。

去年,一个偶然的契机,周也在朋友介绍下报了一个油画兴趣班,每周上两次课。刚开始,她连调色都不

会。油画颜料挤在调色盘上,她盯着那些颜色不知从何下手。在老师的指导下,她一点点摸索着配比、笔触、明暗关系。

第一幅画简直没法看,颜色糊成一团,但我还是特别兴奋,因为终于有机会开始系统学习了。周也说。

从最简单的静物练起,苹果、花瓶、窗外的树,一幅接一幅地画。慢慢地,周也掌握了基本技巧,开始尝试画风景和人物。她把画好的几幅油画送给朋友,没想到朋友们都当宝贝似的挂在了家里。那种感觉太奇

妙了,我画的东西,竟然装饰了别人的家。这份来自他人的认可,给了她极大的成就感。

与周也一样,市民徐敏也是一个永不言弃的追梦人。周三下午2时,她准时来到钢琴教室,在老师的指导下,开始练习钢琴。

1970年出生的徐敏,从小就喜欢唱歌,小学和初中都是班里的音乐课代表。我特别喜欢音乐课,每次下课都舍不得走。可那时她家里条件有限,别说买钢琴,连找老师学琴都是一种奢望。后来工作、结婚、带孩子,

生活被填得满满当当,那份对音乐的热爱便一直压在心底。

今年退休后,徐敏终于有了大把时间。她给自己报了一个钢琴班。手指不太灵活,记谱也不如年轻人快,但我不着急,慢慢练,一天进步一点点就行。她说,除了钢琴,朋友们还带她去学书法、画画,退休生活过得丰富多彩。

我这里的成人学员,挺多都是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爱好,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学,现在才来学习的。钢琴老师金子颖说。

记者手记

重新培养自己 是自我疗愈

采访完这几个故事,一个词反复出现在脑海里——补偿。

心理学家曾提出“补偿心理”的概念:当我们意识到生命早期某些需求的缺失时,会通过后天的主动选择来实现心理代偿。陈柳之芝用搏击补偿了当年被古筝替代的武术梦;朱帅用陶笛和电钢琴补偿了被学业为重压下去的音乐向往;周也的油画笔、徐敏的钢琴键,补偿的则是那个没有条件的童年。

但有意思的是,这种补偿并非苦大仇深的弥补遗憾,而是一种温柔的、甚至是快乐的自我照料。正如有人所说,重新培养自己不是矫情,而是一种自我疗愈,是对精神世界更高层次的渴望与追求。

那些被搁置的热爱,从没有被真正遗忘。它们只是在等一个时机,等你长大,等你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,等你终于可以说一句:这次,我自己选。

融媒记者 陈凯璐 池欣桦

陈柳之芝(左二)在2016年杭州第六回厚木杯剑道大赛中获女子个人优胜奖。



陈柳之芝(右)在练习剑道